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武陸

大 清 帝 國 暗 射 圖

精
裱

甲種 三元五角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

東 西 兩 半 球 暗 射 圖

精
裱

甲種 三元五角 乙種 三元五角 丙種 一元二角五分

世 界 暗 射 圖

精
裱

甲種 三元 乙種 二元五角 丙種 一元

暗射地圖久爲地理教科要件
圖內僅具符號不註地名懸之
教室俾學生默識自練其記憶
之力以免隨過輒忘本館仿外
國最新之法製成暗射地圖三
種藻以七彩印刷精緻顏色鮮
明城埠線路等類削繁識要至
世界暗射圖於各色人種分布
處逐一標出尤本圖特色洵暗
射地圖中第一改良之新製也

一
幅

兩
幅

一
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丙〕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五月帝疾瘳正月

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
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
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
沆富弼謀啓醺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
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

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致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致也志聰以其狀白
色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嘗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繼隆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
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
敢對二人至六塔悉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
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文彥博

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先是彥博等在禁中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

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謙問都虞候何如人懷謙稱其恩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謹之耳沆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及帝疾愈沆白帝曰陛下遽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
判呈帝乃解許懷
德字師古祥符人

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五月帝疾瘳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醺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尙是時春秋尙富未有皇嗣立必欲援立近屬且其意何居且前何章至十九上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造爲誕妄惑人心尤爲狂謬然此所以致仁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爲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

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

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

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

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

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尙有大于此者乎卽上疏曰方

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

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

周王薨王名祐眞宗次子生九年薨追封周王後追册悼獻太子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

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

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

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

宗不整乾
綱有以啓
之耳

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
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
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字冲之開封人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
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
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
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
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

至八月始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

矜誇至擁馬足不得行

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

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陞辭亦言陛下

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爲樞密使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

狄青素行
慎密即其
平日不去
面湏不祖
梁公愿慙
尤可概見
若士卒指
目矜誇環
擁馬足不
過善於
下戎伍

無知歡感
發於不自
覺耳何至
有意外之
患慮其非
國家之利
乎蓋是時
朝臣皆怯
儒機權不
識輕視武
途不樂其
位大居上
預存意見
於胸中猜
疑於處而
起非平允
之論也

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而名聞四夷
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爲御史

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

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挾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

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

史范師道字貫之仲淹之姪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

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于吏事然任
數善刺探權近過

失陰持之以
軒輕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

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閹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諡正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

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

是時文體大壞以險怪奇澀相矜人心澆薄於此可一見歐陽修清之牛鬼蛇神之力稍變可謂乃榜類風被黜者聚謀馬不滄患更爾時有司懲治何以飭維世風士行耶

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

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

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

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爲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晨

朝。聚譟于馬前。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是科程

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皆及第。程顥字伯溫。西洛人。張載字子厚。長安人。朱光庭字公掄。河南偃師人。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蘇轍字子由。軾之弟。曾鞏字子固。南豐人。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武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

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

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

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

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

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

契丹使來求御容。會

彼時宋方
長契丹增
歲幣其政
略兵威有
主可懼處
而契丹主
見像驚拜
有都虞候
之歎邪此
不過宋臣
自翊之言
無足信益
可鄙耳

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
文成與宗尊號中字弟也。弟先面兄。于禮爲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
于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
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
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
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年。以此多毀行。干進者。王洙侍
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
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
歲之法。詔從之。于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

經各開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

未幾。以登第者驟致顯擢。復下詔定

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

〔戊〕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

潞國公。知諫院。陳旭

字賜叔。建陽人。後進神宗號名。改升之。

等恐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

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創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

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

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爲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爲樞密使張昇爲副使時羣臣皆以建儲

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拯之知開封也以威嚴御下名

雲靜邑及是歐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疆其所短勢必不違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己〕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

二月更權茶法自茶爲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

建州片茶也宋制茶有類曰片曰散片茶惟

建劍最爲精潔

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昂。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溥。販鬻者少。必至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昂請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

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閤。而劉氏、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況罷。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禘于太廟。帝將親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

良規

字元甫洛陽人

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

字持國億第五子

請如故事。

虛東向之位，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諡安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大宗

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

字堯夫河南人

不至。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

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旣而踰

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北初

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樓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于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蠶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

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藏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蹟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藏先天之旨著書十餘

萬言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共城注見前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賁字記俗名五巖山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字晦叔諸賢居洛中

雅敬雍恆相從游爲市園宅雍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

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甚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

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庚子〕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爲樞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

于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字獻可復論戡結貴倖以

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字介甫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

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

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本漢鄞縣五代吳越更名今爲浙江甯波府治通判舒州文彥博

民力羸結惟在地方大吏平時告體察人入時上之情勢全休養而安隱不之使幽上

開膏澤不格於下速始得體恤之實者必出然後官四民間疾苦牧者之司流布德況所遣官屬可盡信乎驚虛名而無實濟徒滋見其紛張

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皆

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是

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無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

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

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

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藪亦略見于此特其學不用于嘉祐而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于此三致意焉

焉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契丹主自卽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

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

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

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爲先進且于

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浚二股河

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以其自決河岐出故名二股續綱目于是年正月書鑿二股河考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二股七月韓贊疏請修浚非正月也今改正

自李仲

昌治商胡決河塞而復決

事見前

至是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

在今大名府南樂縣界

曰

二股河行魏恩德博之境亦曰四界首河

自決河至四界首行百三十里河北都轉運使韓

贄

字獻之齊州人言四界首古大河

即王莽河水經注謂之大河故道所經今宜浚二股于此分流

入赤金河

五季開顯德初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放道者離而為赤河及游金二河故道在東平平原間今湮沒不可考

為利可必商胡決河

北自乾甯入海

北流是為

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

東流是為

分而為二則上流不

壅可無決溢之患詔如其策

入赤金役二股役三千人幾月而畢

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贄請浚二股至英宗治

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治并浚五股河與韓贄傳所載不同續綱目從贄傳今依之又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河決恩冀二年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才及六分而北流閉既而河自其南

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上流至五年四月河始成續綱目宋元通鑑但載恩冀之決而東北流閉閉俱不載今并注于此宋昌言字仲謨緱族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

趙概為樞密副使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

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辛丑〕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弼以母喪去位詔

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

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

光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

宋人動輒奏辭某官有仍惡習相知不致身復知新義安石乃進小臣乃堅齋勅不就付堅且拒之已甚且避之恭實制語遂除更辭則榮狡黠邀其乃事畢露心仁宗與在廷諸臣方且想望其丰采惟恐其不也

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賁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厠吏置敕于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遂不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于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字仲父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

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譔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

遘字文通爲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錢塘人爲之詞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

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信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